

何占豪的 英雄“情结”



——古筝协奏曲《临安遗恨》与《西楚霸王》评析

文 / 孟秋



何占豪 因为与陈钢合作了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，而成为举世闻名的

世界级大作曲家。他在为我编著的《浙派古筝》一书写序、谈到古筝流派时，曾说过这样的话：“古筝的各大流派，给我的印象最大区别在于，每个流派的乐曲都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某些很有特点的演奏技法。正是这些流派特色的魅力深深吸引了我，使我这位古筝的门外汉越来越喜爱古筝艺术，试着为古筝写些乐曲。”

何占豪的这一“试着”就一发而不可收拾，连续创作了一系列的古筝新曲目。他创作的好多曲目，都已成为学筝者必须弹奏的古筝考级曲目；同时他创作的多首古筝协奏曲，也广泛流传，成为不少古筝演奏家的保留曲目。何占豪在筝界的地位无可取代，他创作的曲目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专业、业余的古筝演奏家和爱好者，同时也影响着古筝艺术的整体发展。

何占豪涉入古筝曲的创作，是时代的必然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由于民间古筝大师们纷纷登上大学的讲坛，古筝作为民间器乐的地位得到了提高，古筝教学、人才的培养纳入了正规、科学的范畴。但由于历史的原因，这些踏上大学讲台的民间艺术大师们的贡献，还是偏重在传统曲目的整理、改编以及演奏技法的提高上，因此，当接受过全面正规中西音乐素质培育的、学养兼备的专业音乐家、作曲家，对古筝这一民族民间乐器产生了兴趣，并投入古筝新曲目的创作后，筝乐的音乐审美品位，得到了空前的改观。何占豪就是这样一位作曲家。

何占豪在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前，曾在戏曲剧团工作过，不仅熟悉戏曲音乐，对戏曲剧目故事的取材，也有广泛的了解。他与陈钢合作的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，选题就来源于越剧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同时在小提琴协奏曲中大量运用了越剧音乐素材。当然，在他创作古筝协奏曲时，音乐素材采撷的视野并不局限于戏曲音乐，但题材的选取如《孔雀东南飞》、《陆游与唐婉》等仍是一般人耳熟能详的戏曲故事。这些哀婉动人的爱情故事，对筝乐而言，有其宽阔的抒情空间。所以不少人以为何占豪独钟于爱情题材，是一个用音符传递、演绎缠绵悱恻的男女之情的高手、圣手，焉不知何占豪这位才华洋溢的作曲家，还有另一个侧面：何占豪心中还有一个崇拜英雄的情结。

探寻一位作曲家的创作心理和动机，并非易事。创作灵感是瞬时爆发的火

花，创作灵感引发的创作冲动，有偶然也有必然的因素。何占豪出生在诸暨农村一户贫农家庭里，对于今天的青年乃至中年一代人，都无法实际体验，老一辈在旧社会那种受苦受难、受压迫的境遇中，一朝得以翻身解放的感恩之情，和从而激发对救民于水火的英雄烈士的崇敬。他创作的交响诗《龙华塔》就是直接抒发这种感情的音乐作品。当然这种对英雄烈士的崇敬之情还不能全面阐述他的创作动机，但至少可以看出何占豪有一个英雄的“情结”，他崇敬英雄，包括历史上失败的英雄，他想用一种气概、一种精神去激励人，直面现实乃至面对失败、穷途、死亡。古筝协奏曲《临安遗恨》与《西楚霸王》便是何氏英雄“情结”的产物。

古筝协奏曲《临安遗恨》是一首历史题材的现代筝曲。以南宋抗金的历史做背景，抒写和演绎普通百姓人人敬仰的抗金英雄岳飞。

邓广铭的《岳飞传》中引用了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207的一段记述：

秦桧密遣王俊同王贵前去谋陷侯（即岳飞，下同），王俊、王贵等观望，张宪、岳云欲谋反等事。俟将张宪、岳云俱担械送大理寺根勘。上闻，惊骇。秦桧奏乞将张宪、岳云与飞同证白其事。是时侯尚不知。良久，秦桧密遣左右侍宣：“请相公略到朝廷，别听圣旨。”侯既闻宣诏，即时前去。

当时岳飞已被免掉枢密副使之职，罢去了兵权，要他以“武胜定国节度使充万寿观使”，也就是“俾就闲祠”了。岳飞离开杭州，回庐山见母亲去了。他对张宪、岳云被诬入狱的事，全无所知。其后，秦桧奏白赵构，密遣殿前司统杨沂中，去“宣传”岳飞。岳飞回到杭州就被关进了大理寺狱。

对于岳飞遭受到的诬枉灾祸，同样被罢免了枢密使官职的韩世忠，是十分明白的，他曾质问秦桧，秦桧含糊其辞地回答说：

飞子云与张宪书（的内容）虽不明，其事体，莫须有。韩世忠对势炎灼天的秦桧，虽莫可奈何，但仍愤愤地说：相公，“莫须有”三字，何以服天下乎？

岳飞在狱中被害前留下了八个大字：天日昭昭！天日昭昭！

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，千秋功罪，谁与评说？

《临安遗恨》用筝乐演绎抗金英雄岳飞，在临安（今杭

州）大理寺狱中的一段感情经历。旋律优美、极富民族特色。

这支曲子，借鉴了中国传统音乐的结构与发展方式——以主题与四次变奏构成。取材自古曲《满江红》音调的主题，既保持了原曲的核心动机与悲壮沉郁的风格，同时在此基础上的变化发展，又赋予它新的韵质和现代风貌。

乐曲开始处，在乐队爆发的充满张力的音响中，古筝演奏了一个很长的引子，自由而舒缓，犹如壮怀难酬，仰天长啸，揭示了乐曲的主旨：用筝乐演绎抗金英雄岳飞，在狱中对自己精忠报国奋斗一生的回顾和感慨之情。同时，乐曲的核心素材——取自古曲《满江红》的音调在引子中已呈现出来。

主题为单二段曲式，慢板 b 羽调式，共包括四个乐句，也类似起、承、转、合的中国传统乐段结构。在古筝弦上缓缓流动的委婉旋律，犹如饱含沉重、悲怆之情的慨叹。之后，这一主题转到 e 羽调上，并做了一些新的发展。音调更加铿锵，突出了乐曲的悲壮之情。

第一变奏为快板，独奏筝与乐队演奏出一段犹如疾风暴雨般的音乐。虽然仍在主题素材基础上发展而成，但已具有不同的风格气质，象征着岳飞回忆金戈铁马、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激昂壮烈。

第二变奏与主题呈示演奏不能雷同。旋律在第三句有所改变，并通过古筝演奏方法（泛音）和乐队织体的改变所产生的音色及速度变化，促使音乐表现出似水柔情，优美而凄婉。

第三变奏始于中板，逐渐加速至快板、急板。表现出岳飞班师，凯旋而归。但是，在凯旋的音乐声中已隐含着不祥之音。在这一变奏结束处，由乐队演奏出一段充满悲怆愤慨之情的音乐，催人泪下。随后乐曲转入古筝独奏的华彩段，散板，细致入微地刻划出岳飞内心的情感波动和变化。

第四变奏为乐队全奏乐曲主题，a 羽调式，为主题再现做好了准备。当独奏筝在 e 羽调上再次演奏主题旋律时，表示作品进入了再现部分。但这里并不是简单地再现开始处的主题，而是通过不同的力度安排、音色处理，突出作品的表现内容：千秋功罪，谁与评说，惟有遗恨临安。

《西楚霸王》取材于司马迁《史记》中的《项羽本纪》：项王军壁垓下，兵少食尽，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。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；项王乃大惊曰：“汉皆已楚乎？是何楚人之多也！”项王则夜起，饮帐中。有美人名虞，常幸从。



骏马名骓，常骑之。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，自为诗曰：“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时不利兮骓不逝。骓不逝兮可奈何，虞兮虞兮奈若何！”歌数阕，美人和之。项王泣数行下，左右皆泣，莫能仰视。

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。乌江亭长舣船待，谓项王曰：“江东虽小，地方千里，众数十万人，亦足王也，愿大王急渡。今独臣有船，汉军至，无以渡。”项王笑曰：“天之亡我，我何渡为！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，今无一人还，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，我何面目见之？纵彼不言，籍独不愧于心乎？”乃谓亭长曰：“吾知公长者。吾骑此马五岁，所当无敌，尝一日行千里，不忍杀之，以赐公。”乃令骑皆下马步行，持短兵接战。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。项王亦身被十余创。——乃自刎而死。

生当做人杰 死亦为鬼雄

《西楚霸王》是一首大气磅礴、不可多得优秀箏曲。

与以往许多同类体裁的音乐作品不同，这首箏曲并没有吸收楚汉垓下大战、霸王乌江自刎的《十面埋伏》、《霸王卸甲》等中国传统古曲的音调 and 主题。作曲家何占豪别出蹊径，构思、创作了在全曲中发挥核心结构作用的主题，并在此基础上，运用变奏手法对乐曲进行了多侧面、多层次的丰富发展。

这部作品的结构没有沿用西洋曲式结构，而借鉴了中国传统乐曲的多段并列曲式，但在节奏、速度、旋律形态、乐队配器等方面的巧妙安排，又使这种多段并列曲式并不显得松散，而呈现出一种三部性的拱形结构。

乐曲开始处，乐队奏出一个低沉雄浑、速度徐缓的引子，渲染出一派悲壮浓郁、风起云涌的战争氛围；垓下大战，迫近尾声，楚军大势已去，汉军即将铁壁合围。

在乐队营造的这种弥漫着肃杀之气的氛围中，古箏演奏出主要主题，柔板， $\#f$ 羽调式。这一由作曲家创作的主题为单二段曲式。它分为五个长短参差的乐句(A段6+7，B段4+4+6小节)，抒情而悲怆，气息绵长，刻划出此时此境中项羽跌宕起伏的内心情感世界，同时将引子所渲染出的悲壮气氛引向更深刻的境界。

主题反复一遍，乐队演奏一段间奏后，乐曲进入气势磅礴的第二部分快板。这段音乐素材取自作品第一部分主题，但已具有完全不同的气质和意义：它展示出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气概，以及楚军舍身忘死的突围战斗场面。这部分音乐由箏和乐队共同演绎，慷慨激昂，势不可挡。

乐曲中间部分(即第三部分)，速度减缓为慢板， e 商调式，音乐又回到作品开始时的意境，古箏演奏出新的主题，它仍为单二段结构，素材取自两首皖、鄂民歌。商调式调性赋予这一主题悲剧性色彩，优美抒情，委婉感伤。它代表处于重围中的楚军，在漫漫夜色中听到四面此起彼伏的楚歌，不禁唤起思乡之情，应合低唱，而项羽面对生死诀别的虞姬，英雄气短，儿女情长……

乐曲进入快板的第四部分，象征战斗再度开始，项羽率楚军准备再一次拼死突围。但作品在这里，突然转入独奏。它表现虞姬毅然自刎的场景，乐队随后进入，悲壮汹涌的音响把音乐推向最高潮。

乐曲第五部分为再现段落，作品呈示部分(即第一部分)主题再次由古箏奏出，但显得更加哀婉苍凉，一波三折，一折三叹，仿佛在歌颂着项羽“生当做人杰，死亦为鬼雄”的气概，又在为这一悲剧性的历史人物的命运而感慨叹息！